

功夫·上海滨江记忆系列



背景

上海电站辅机厂的前世今生

1931年的“铜梁路”、解放前的面粉仓库、自然灾害时期的无梁车间、21世纪的创意产业园

每个时代都在这座工厂留下印记

工厂概况

上海电站辅机厂地处黄浦江北岸、杨浦大桥东侧，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有员工1424人，其中技术人员438人，占员工总数的30.8%。固定资产2.8亿元，工业总产值14.2亿元，销售额14.2亿元，利润1.5亿元，出口创汇1135万元。工厂生产的30万千瓦辅机和60万千瓦辅机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0%和90%。

历史沿革

上海电站辅机厂的前身为美商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场，始建于1921年。慎昌洋行中国分部的创始人丹麦人马易尔于1915年与美国纽约慎昌总公司挂钩，营业所正式挂上“慎昌洋行”的牌子。马易尔花18万美金在杨树浦路铜梁路86号(今杨树浦路2200号)买下了26亩基地，并于1921年开设慎昌工厂，刻有慎昌商标和GE商标的产品当时销往世界各地。

1950年底，慎昌工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后，隶属华东工业部领导。1951年9月，上海一批流动的冷作工人组成的生产合作工厂迁入慎昌工厂附近的杨树浦路1900号。1952年7月华东工业部决定以慎昌工厂和生产合作工厂为基础筹建浦江机器厂。1953年9月1日，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管理局决定将浦江机器厂改名为国营上海锅炉厂，专业制造电站设备。1980年5月，经市机电一局批准，在杨树浦路2200号和1900号的工厂易名为上海电站辅机厂，原上海锅炉厂则搬迁至闵行。1995年11月，上海电站辅机厂主体同德国西门子公司合资，改制成立了中方控股的上海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吹灰器车间同英国克莱德公司合资，在1996年元旦成立了外方控股的上海克莱德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情况

上海电站辅机厂以生产高温高压大型管式热交换器为特长，主要产品有50-1300MW火电和核电机组配套的高、低压给水加热器、凝汽器、高、低压除氧吸水箱，各种高汽高压电站阀门。工厂还承制核能容器、石油、化工、冶金、医疗、机械等各种规格的压力容器及机械构件设备。

上海电站辅机厂作为全国唯一的大型电站设备专业化辅机生产基地，通过国家投资和企业自筹资金，经过“六五”“七五”“八五”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技术改造，累计投资1.5亿元。拥有数控三轴深孔钻床、管子管板全位置自动焊机，数控35轴、27轴钻床，多通道涡流探伤仪等先进设备。扩建了100吨级重型装配车间、1000吨级水运码头和吊运100吨货物的铁路专用线，成为目前国内专业设计制造电站辅机规模最大、容量等级最高、生产能力最强的企业。

辅机厂生产的30万千瓦辅机和60万千瓦辅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0%和90%。工厂在不到5年时间内，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套60万千瓦火电高加、第一套30万千瓦核电高加，率先实现了高加产品由12.5万千瓦到60万千瓦，由火电到核电的升级换代。20世纪80年代起，辅机厂先后从美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引进先进技术或装备，产品多次荣获国家重大装备奖和上海市新产品开发奖。

摘编整理 钱蓓

■本报记者 钱蓓

工业年代不眠不休的杨树浦路，因杨浦段滨江的整体开发陆续迁走一批工厂，待“迁徙”的工厂如今只剩一家仍在运转。

占地21万平方米的上海电站辅机厂是杨树浦路上的“大块头”，全国唯一的大型电站设备专业化辅机生产基地。根据杨浦滨江整体开发计划，辅机厂将在2018年搬迁到临港新城。

辅机厂在杨树浦路2200号和1900号各有一个厂区，东厂和西厂。站在厂区往西看，杨浦大桥仿佛就在一抬手的距离之外。西厂仍有机械声隆隆作响，东厂已在今年年初完成搬迁，偌大的厂区被紧闭的大门锁在身后。访客到此，看见门卫窗台处的白板，按指示拨打上面所写的电话，才能找到开门的人。梅雨季节倏忽而至的阵雨把东厂

门口漫成一片浅滩，沿着厂区主干道往里走，像是闯进了阒寂无人的森林。厂房闲置不过半年，已被深深浅浅的绿植所溶解，路面布满青苔，草丛中有蜘蛛跳跃。

杨浦段滨江系统性开发始于2013年，滨江开发指挥部办公室土地事业部部长钱亮经历了杨树浦路沿线工厂的收储过程。上海电站辅机厂的土地收储花了三年时间，今后，东厂厂区沿江部分将用作公共空间，实现滨江开发“还江于民”的设计；靠近杨树浦路的部分进行功能性开发；西厂厂区的大型厂房将予以保留，作为杨浦“近代工业摇篮”的重要见证物，留住杨浦工人的“乡愁”。

从清末到21世纪，杨树浦路的工业脉搏跳动了一百多年，它曾是上海的市政和工业命脉之所在，更是十多万产业工人的家园。杨树浦路本身就是一部活的上海工业史。杨树浦路的工厂都有故事。上海电

站辅机厂的前身是美商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场，始建于1921年。慎昌洋行中国分部创始人是丹麦人马易尔，他花18万美金在如今东厂位置买下26亩基地，开设了慎昌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慎昌工厂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在华代理商，从此刻有慎昌商标和GE商标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场旧址还在，这栋历史建筑曾在2000年重新装修，修复后的建筑外墙仍然绘有慎昌三角商标和GE商标。

工厂走过百年历程，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印记。东厂主干道名为“铜梁路”，电站辅机厂老建筑工程师吴耀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厂区所在地有个日商三洋木行，木行利用贯通黄浦江的河道运输木材，进行木材加工。当时锯木房内的主梁是木头做的，为了显示雄厚财力，木行在木梁外面包了一层铜皮，木行门前的道路于是得名铜梁路。不过，建于1931的装有铜皮木梁的房屋已经拆除。

西厂有一座建于解放前的面粉仓库，紧靠黄浦江的砖红色二层建筑。仓库当时主要供应面粉，一层用作办公场所，二层用作仓库，通向二楼的台阶又矮又宽，吴耀中解释，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工人扛着面粉上下楼，解放前靠人力运送物资的场景，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有展现。

西厂的一座双拱顶无梁车间，留下了1960年前后的时间刻度，当时国家遭遇自然灾害，资源匮乏，为了节省原材料，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用了“无梁”设计；东厂的“93车间”属于1978年，那一年辅机厂账面多出93万余元，工厂决定用这笔钱快速建造一所车间，但这个仓促上马的项目规划不周，开展生产所需要的水、电、煤、气配套不全，造好后一直闲置至今。进入21世纪，杨树浦路的工厂大

多开始走下坡路，不时出现关、停、并、转，辅机厂也开始尝试业态转型。2004年，工厂把东厂1.4万平方米的老厂房交给一位台湾设计师，改造成“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园”。老厂区内出现了玻璃建筑，还有假山、亭台、葡萄架，一度吸引了创意企业入驻，甚至还有电影摄制组在此取景。但由于种种原因，创意园区在2010年宣告关闭。

“同样是做创意园区，十几年前做和现在做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十几年前在杨树浦路经营创意园区也许是孤独的，它和工厂地区的整体生态不搭，创意空间的概念对政府、工厂、居民来说都还比较陌生。”钱亮说，杨树浦路放到今天开发，可能是比过去开发更好的选择，不会再粗放地大拆大建；比起过去那些唯经济论的商业开发，我们如今更在意空间对于人的意义，所以滨江开发会有“还江于民”的原则。”

精益求精的精神，化在我们血液里

■本报记者 钱蓓 摘编整理

去年，复旦大学调研团队与杨浦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合作调研杨浦滨江工业遗存，上海电站辅机厂也在其中。调研组访谈了辅机厂的两名老员工余宏达、王智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工人生涯。我们获得调研组及杨浦区相关部门独家授权，选登、摘编部分调研报告。

访谈对象：

余宏达：1968年11月进厂，工作至2006年，55岁内退。
王智敏：1968年9月进厂，与余是同班工人。

“因为头发卷，没有师父认我做徒弟”

余：我们两个中学毕业就分配到上海锅炉厂，当时车间进了两百多人，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年轻人总是比较活跃。我们车间对技术比较重视，特别是我所在的班组。当时大家也比较单纯，觉得只要手上有技术，以后不愁没饭吃。我们师兄弟几个技术进步算快的。当时三年学徒，我们还没出师的时候基本就达到了五六级技工师傅的水平。师傅带得好，我们师兄弟也比较聪明，愿意花功夫钻研，乐于承担大型任务。厂里有规定，不能出废品，否则承担连带责任，但当时有个班长让我们大胆尝试，出了废品由他来承担责任。

王：进厂时候都是师父来认领徒弟，大家站在篮球场上等师父来领，我在被剩下来的四五个人当中，没人要。后来才知道，师父不愿意认我是因为我看到我头发卷，觉得我可能生活作风比较浮。三四天以后，师父看到我洗澡出来头发还是这样，是天然卷，才把我认去了。

师父把我们当孩子，我们事情做好了师父就高兴，做不好师父会很难过。我们那时候尊敬师父，每天师父到班之前把要用的工具摆好。我和余老师都在造型一班，就像大家庭一样。我师父身体不好经常请假，我是由另外几个师父一起带出来的。工人阶级就是有这样的优良品质，把徒弟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们师父很节约，论技术级别都是高级技师，工资有80到100元左右，算高工资，养活一家人完全没有问题。但

他们吃苦耐劳，生活非常朴素，中午吃饭都是5分1毛的。

“植树节三人挖一坑，争取入党的一人挖三个坑”

余：当时工人几乎都是小学水平，初中文化算是水平很高了。我们这一批大部分是初中生，还有些高中生，提升了工厂的平均文化水平。我们这批人学技术很快，当时大型铸造车间需要铸造反应锅，这是很难的项目，一般需要六级技工来制造，当时技工的最高等级是八级。但是我们师兄弟就把这个做出来了，做出了第一个，后面就很熟练了。

王：我们那个时候为核电站造单晶炉，小青年连夜工作，没有人想到请假。有一次深更半夜，军代表穿个棉大衣来看望我们，给了每人一碗大排面，大家感动得不得了。慢慢的年纪上来了，到了谈朋友的时候，互相介绍，这个情书，互相帮忙，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高兴。

当时年轻人争取入党都是靠实干。3月植树节，一般是三个人挖一个坑，要争取入党的人一个人挖三个坑。那时候加班是很开心的，师父如果不叫你加班，你心里会有想法，“是不是对我有看法？”吃苦多做反而是好事情。

当时我们就是想早点学好技术，为国家做贡献。工人血液里流淌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我们也没想以后怎么样，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后来我们自己带学生，照样把师傅教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们。

“要是没有鸳鸯楼，问题就大了”

余：上海辅机厂分东、西两厂，两厂之间就是第九棉纺织厂。纺织厂女工多，辅机厂男工多，每周六晚上都会举行舞会，地点在东厂食堂，食堂里有个大礼堂，礼堂里放了钢琴。这架钢琴很名贵，不是谁都可以上去弹的，后来钢琴给了某个交响乐团，换来一套管弦乐器，德国进口的，也相当有历史。九棉厂和辅机厂有很多男女工人通过别人介绍、交友活动等认识，最后组建了家庭，我们很多师母都是九棉的女工。

我们这一辈人结婚差不多都是在1980年前后，很多厂都没法解决新人的住房问题，我们也是。后来就有了“鸳鸯楼”，一种专供新婚户短期使用、临时过渡的公房。1900号厂区对面就有鸳鸯楼，要是没有这个楼问题就大了。

王：我们厂门前有个有轨电车，我们一般坐车上班，从市区到杨树浦路的车总是很挤，杨树浦路上工厂多，上班人多，上下班很集中。那时比较奢侈的人有十三行自行车，十三行就是锰钢的，算奢侈品了，带个上海手表，也算奢侈了。我们边工作还边学习，干活的时候好好

干，拼命干，四点半下班以后，参加丰富的业余活动。

余：我个人比较喜欢球类活动，最喜欢打篮球，参加了厂里的篮球队，我们当时还举办厂际比赛。东厂门口有个小型的灯光球场，看台也比较小，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还有集中训练，平时7点半上班，6点半要提前去厂里集训，每周训练2到3天，还有军训打靶，靶场在现在的虹口区，离厂区很远，我们排队步行过去，从38式步枪练到65式步枪，从3发子弹练到5发。

残次品堆在门口，“哟，这是谁做的？”

王：我们那时候就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把手上的活干好，把产品做好。有一次接到任务要做反应锅，我们很开心的，那最起码六、七级技工水平才能做的，我们师兄弟几个小心翼翼做成了。



那时候也没想到要超过师父，实际上师父的精神就化在我们血液里。我们车间一般都是铸造大件，一旦出现残次品就堆放车间后门口，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处理掉，人来人往，大家都会注意到：“哟，这是谁做的？”做出残次品的人会感到脸上无光，大家自尊心挺强的，无形中就会自觉地把事情做好。

师父文化水平不高，好几个师父在文化学习上把我们这群徒弟当作小老师，什么字不认得会虚心问我们。在工作上，他们又对我们循循善诱，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那一辈人真的是兢兢业业的“老黄牛”。

我们铸造车间一般都是白天生产好铸件，晚上由师父来浇铁水、浇钢水。有时候在家里想到哪个螺丝没拧紧，晚

上还会跑过去拧紧。没人要求我们这样，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要负责任。工人之间有良性竞争，每天做的成果都在互相比，谁的铸件又光又亮又好，东西放在那里一比就知道了。哦，这个是谁做的，这个师父的话就是哦。

有些八级技工，东西做坏了吃饭不香，睡觉不香，心里是很难过的。这种自我要求来源于一种责任感，厂里最多就是扣奖金，但是自己的要求没法达到最让人难过。师父们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工匠精神。

我们制造业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我在电大教书，带机电班的学生，我对他们说：“挖土方是一方一方挖的，造房子的可以推师父你再加一块砖，做木工的还可以推断几根椽，但是机械技师分毫不能出差错。制造业，一就是一，来不得半点虚假。”

丹麦人马易尔的外孙前几年还回访了工厂

王：我们厂现在是杨树浦路唯一一家还在运行的工厂，杨树浦路整体搞开发建设，电站辅机厂预计2018年搬去临港新城，但领导班子还在隆昌路上。

余：1980年我们厂在闵行建昌路建了很大的厂区，去那里工作的职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厂办开设了班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早上6点准时发车，7点半到闵行，风雨无阻。当时我们搞团支部活动都要集体出去去闵行，我们坐的车是运货车改装的，开过去要1小时10分钟。

王：电站辅机厂的根是在2200号，这里是我们厂的发源地，厂里面铜梁路以东的区域是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场旧址，有座车间的外墙上还有GE的标志，这是工厂历史最悠久、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辅机厂最早的精工车间、锻工车间、办公楼核心部分都在东厂。我们刚进厂时也都在那工作。慎昌洋行原来是由丹麦犹太人马易尔于1905年创办的，前几年他的外孙还回访工厂，我们厂进行了接待。

题图左：厂区内用搪瓷板制作的安全生产标语，多年后仍清晰可见。

题图中：停止运转的厂区内植被自然生长，也别有一番意境。

题图右上：铜梁路是当年厂区内重要的主干道。

题图右下：粗壮结实的铆钉，将厂房内的“钢筋铁骨”一一连接。

左上：如今废弃的核电车间，曾经承担着主要生产任务。

左下：厂房内部富有文艺气息的结构线条设计，让不少业内建筑师奉为学习的样本。

本版摄影：袁婧